

民國十三年十二月印行
民國十四年十一月十版

反對基督教運動一冊

實價大洋五分

編輯者

中國青年社
非基督教同盟

發行者 長沙文化書社

印刷者 上海印刷公司

分售處 各省各書店

反對基督教運動

我們因為要藉基督教徒的各種紀念集會，指示出來基督教只是帝國主義侵略中國的工具之一種，他本身是極淺薄沒有根據的東西。所以，我們同意編輯這一個小冊子，以為各地反對基督教的同志之參考，亦願因此還能喚醒許多不至無可救藥的基督教徒。此書每冊大洋五分，合購百冊只收大洋三元。

中國青年社 非基督教同盟合編



反對基督教運動	楊賢江 譚代英
傳教與帝國主義	李春蕃
基督教與中國	梅電龍
近代的基督教	蔡和森
耶穌是甚麼東西？	朱執信

上海書店一九二四年印行

反對基督教運動

我們、要、反、對、宗、教、理由是：

(一)我們要謀學術進步，而宗教則重保守，重因襲，對於教義絕對不許疑難，且對於違反教義者處以極刑。

(二)我們要謀人類和諧，而宗教則重派別，重門戶之見，增長人間的隔膜與仇視。(如十字軍的異教的戰爭，新舊教的三十年戰爭。)

(三)我們要謀科學昌明，而宗教則神道設教，徒然養成迷信。(上海三育大學師範班還要力辯人是上帝造的，不是由進化來的。)

(四)我們要謀自我實現，而宗教則禱告、懺悔，無往而非依賴。

(五)我們要謀人性發展，而宗教則賤視肉體，叫勞動者甘心受苦，無往而非犧牲人生。我們特別要反對基督教，理由是：

(一)基於反對宗教的理由，當然要反對基督教。

(二)基督教教義如上帝造物造人，如靈魂不滅，我們可據星雲說、進化論、心理學、生理學來反對。如有罪而又可贖罪，則不但是造謠，而且是獎勵作惡。如博愛犧牲，固非基督教所專有，而基督教的說法為尤不可通。(如打臉脫衣等說。)

(三)基督教是帝國主義者侵畧我中國的先鋒隊。爲了傳教，發生多次賠款割地的事實，而且他們利用傳教，根本破壞中國民族的獨立性。

我們尤其要反對基督教會，理由是：

- (一) 做事假借名流，聯絡官場，奉迎財主。
- (二) 收教徒利用物質的引誘與虛榮的心理。
- (三) 牧師們教徒們多是「吃」教者，而且言論矛盾，行為詐偽。
- (四) 牧師們恃帝國主義的後盾，恐嚇官吏，武斷鄉曲，袒庇罪犯，包攬詞訟；有時且為土匪私運槍械，助長中國內亂。（襄陽有此事。）

(五) 利用金錢，收買役使男女教徒，有時甚至干涉婚姻，逼成慘禍。（成都一教會學校女生因此自殺。）

(六) 在中國傳教四百餘年的影響，祇把一部分鄉人的「菩薩」換了個「上帝」，而且養成他們崇拜洋人，此外別無好處。

我們青年學生更非反對基督教學校不可，理由是：

- (一) 專制 不許學生自由行動，自由思想。
- (二) 恐嚇 騙小學生說：『不信上帝，有魔鬼來襲。』
- (三) 強迫 不信教的也要做禮拜，也要查經。
- (四) 虐待 不做禮拜，不准請假，還要挨餓。
- (五) 守舊 課本、教法、行政，都陳舊不堪。
- (六) 禁止愛國 平時辱罵中國，不許參加愛國運動，此類事例甚多。
- (七) 妨礙個性發展 用耶教經典，用嚴厲辦法，使學生先入為主，習非成是，完全不

合教育原理。

總之，我們在擁護真實與自由的前提之下，在培養革命性、反對帝國主義侵略的前提之下，我們要反對基督教，我們要反對基督教學校。

傳教與帝國主義

李春著

基督教是帝國主義底先鋒，外國帝國主義侵掠中國的手段。這是我們非基督教的同志們所常說的。但基督教徒不服，用什麼『傳教自傳教，帝國主義自帝國主義，風馬牛不相及』的話，來自己掩護。我現在將傳教與帝國主義在過去的關係，照事實寫出來，看是否風馬牛不相及呢！

西班牙從事征服殖民地的時候，那些航海探險去尋求殖民地的人都發過誓說：我們將盡力幫助基督教之宣傳。在西班牙和葡萄牙的殖民地中，侵略者和傳教者常是攜手合作。

法國也是依樣畫葫蘆。路易第十四在一六六四年給法國西方公司的特權券中，有一條文說：『上帝底榮耀是主要的目的，公司一定要在其所在地僱用許多牧師，够在其地傳教，並且公司要極力排斥傳布假道的外教教師。』還有基爾伯 Sir Gilbert 是最先在美洲殖民的人，他發誓說：『傳布基督教，是探險外國底第一目的。』克拉蕭 Craslaiv 在未吉尼阿公司 Virginian Co 成立慶祝會的時候，傳道說：『殖民者，應負使野人歸附基督教這責任。』給公司的特權券，附有規則，有一條說：『行長和職員在殖民地中，應宣傳、散布和應用上帝底旨意和事務。』我們看了上面的事實，就知道傳教與帝國主義是很有密切的關係了。

傳教不單是與帝國主義侵略——征服殖民地攜手同進，而且爲國家所利用，成爲帝國主義底手段。我們常有一句話說：傳教先貿易而來，而國旗又跟着貿易。總之傳教爲帝國主義造下了一條好好的路，使帝國主義可以長驅直進。英國最主要的殖民地，如澳大利亞 Australia 斐濟羣島 Fiji 南非洲 South Africa 中非洲 Central Africa 塞拉勒窩內 Sierra Leone 緬甸 Burma 和幾內 Guinea，都是教士先爲英國獲得了根據地，然後英政府才滅它們的。傳教既能爲國家爭土地，所以傳教事業極發達。在過去二百年中，單在英國，就有五十四個傳教機關。

法國之侵掠，也是藉着傳教。在一七四一年，派伯奧 Pienande Behine 爲交趾底主教，進行傳教活動。他們不斷地工作。到一八六二年，交趾人民受不起法人底壓迫，遂起來反抗，殺死了幾個教士。法政府就乘機派起大軍滅了交趾，交趾就變爲法國底殖民地。法國在非洲西面和南面所有的殖民地，大都歸功於非德虛將軍 Cateya Faidneige，非將軍在十九世紀中葉不斷地努力前進，終達到獲地的目的。他自己說：教士爲擴大法國勢力之頂有力的幫助。法國近來公布了許多文件，有許多事實，表明傳道爲使海洋洲 Oceania 爲法國保護國之主要的原因。

我們用不着去看外國底歷史，尋這些事實；只要將我們中國底外交史翻開一看，就可發見許多『外國利用傳教來侵掠』的證據。

俄國與我們通商最早。伊與中國在康熙三十二年訂通商條約後，要巧博我國政府信用，得置多數宣教師於北京，以維兩國國交，這爲外國政府利用教士之始。後英使甘尼士到

中國來，也要求『准英人自由傳教』。

咸豐六年正月，廣西殺了二個法教士，法國要求賠償不遂，就與英國聯軍，在基督誕生節致戰書於粵督。這就是英法聯軍之戰。結果，中國戰敗，天津條約就明顯地寫着傳教自由，而且要求官廳厚遇保護了！

光緒二十三年，山東曹州府鉅野縣人民傷害了二個德國教士。本來德國就想要在中國得一根據地，但無機可乘，不能下手；現在有所藉口，就大派兵艦佔領膠州灣，結果，青島租給德國九十九年，應許德國在山東有開鑿鐵路之權，山東就變為德國底勢力範圍。因之俄國要求旅大，英國要求威海衛，法國要求廣州灣。爲了二個教士，中國險些瓜分。謝教士底厚惠！

中國人吃了洋大人的虧，真是和啞子吃黃連一樣。內地教士乘中國國勢衰弱，凡教徒與平民爭訟，教士就一手包辦，不管教徒之是非曲直，都極端援助。且常不經地方官，而顛倒事實，訴之北京公使，使直接與總理衙門交涉。總理衙門畏懼，就責地方官保護教民不力。因此，有時地方官明知曲在教民，也不得不幫助教民，地方奸民就都以教會爲護身符，無惡不爲。結果，引起了拳匪之亂，殺害了幾個洋人。他們不自責，而反要叫我們賠償四萬五千萬元。這也是傳教之所賜！

上面這些事實，都可證明帝國主義之利用傳教爲侵掠之手段。但我們還有反證。法國是一個天主教的國家，天主教徒向來都是爲法國所保護。法政府不但保護天主教徒，而且每年供給五十萬法郎爲宣傳之用。歐洲底政治家，對於這保護權，都曉得很有政

治的意義和重要。所以意大利政府每年供給一百萬法郎幫助傳教事業，表面上是屬於法國保護權之下，而暗下是反對法國。最奇的是新教的德國也起來爭天主教徒保護權，它的宣言說：『不論相信新教或舊教的教士，不管他們跑到什麼地方，保護他們，是德國政府責任和特權。』若是傳教自傳教，帝國主義自帝國主義，各國為什麼要爭教徒保護權？

還有，德國在非洲的殖民地底長官，攻擊美國教士，說他們有害於建設一堅固的德國政府，勸告美國教士還是嚴守中立好。法國在非洲的殖民地底長官也是這樣，極劇烈地反對英國教士和美國教士。若傳教與政治侵掠沒有關係，為什麼德國殖民地政府要反對美國教士；法國殖民地政府也要反對英美教士？

歷史明明白白告訴我們，傳教是帝國主義侵掠底手段。在野蠻未開化的國家，教士因智識略比土人高一點，就占了上風，政府就可將這優勢變成爲政治的權力，將這些地方變成他們底屬地。海洋洲、非洲，都是這樣得來的。傳教在已有文化的地方，就不得以教士來奪獲政治的支配；但他們爲其國家獲一根據地，使用保護教士的權力，借題發揮，小事大做，攻擊所在國的政府，或打倒其他外國底勢力。所以，傳教在政治上是成爲極重要的。不論如何，宗教總是離不了政治。

基督教是帝國主義底先鋒，是外國帝國主義侵掠中國的手段，歷史的事實，已顯明地證實。基督教徒若要不認這話，請你們先否認歷史的事實。如不能否認歷史的事實，請不用空說許多好聽的話，因爲我們是不會受騙的啊！

基督教與中國

自明朝中葉意大利天主教徒利瑪竇來華宣教後，中國已與基督教發生關係，經明清以至現在，約三百四十餘年。其發展的次序，大別之可分作三個時期：

第一期 明神宗時代至鴉片戰爭（一五八二——一八四一）

第二期 鴉片戰爭至庚子聯軍（一八四二——一九〇〇）

第三期 庚子聯軍至現在（一九〇一——一九二四）

第一期可名之爲基督教暗淡時期；第二期爲漸興時期；第三期爲極盛時期。此三期中，第一期約亘二百六十年之久，總合二三兩期所經過的時期，尚不及其三分之一；而當時擁有特權的君主，不但不加以排斥，且爲之竭力提倡，明代的思宗，清代的康熙，便是其例；然而基督教事業終不見因此而有進步，乾嘉以後，更是衰落不堪，不但沒有前進的希望，而且有逐漸退化的趨勢。此二百餘年之長期中，基督教對於中國，可謂沒有絲毫的影響。

鴉片戰後，情勢突變，基督教勢力逐漸蔓延於兩廣一帶。五口通商，他們的勢力亦隨與俱來，沿海各埠也高懸着基督教的旗幟了。自後進行日急，中國外交失敗一次，基督教勢力便向前發展一次，蔓延至於腹地。庚子役後，發展得更快，雖西藏、青海等邊鄙之地，也有基督教徒的足跡，國內通商各地，無處不有他們所辦的文化侵畧事業，全國已具基督教化之危險了。到了現在，更有驚人的進步，一九二三年中國基督教會年鑑報告：『基督教在全國一千七百十三縣中還沒有佔據的，祇有一百二十六縣，其餘的都樹了基督教的旗幟。』又據一九二三年中國基督教教育調查會之報告：『耶穌教所設立小學中學全國合計約六千八百九十所，學生十九萬九千六百九十四人，更加專門以上及其他學校，計七千餘所，學生

共二十萬另五千餘人。』此外天主教會所辦學校學生總數，約十四萬四千三百餘人，合計約三十五萬人，而最近一二年間，新增之數目，尚未列入。可知基督教勢力之不可侮了！因此我們不能不有下列兩個疑問：

(一)基督教流入中國，既有三百四十餘年之歷史，何以不發達於長期之二百六十餘年中，而激進於短期之八十餘年內？

(二)鴉片戰後，基督教之在中國，遂由衰落而進於中興，且自後中國外交失敗一次，基督教的勢力即發展一次；宗教與政治爲什麼互爲因果？

就表面上看去，上面兩個問題，似乎極不容易解答，而且無從解答；但是過去三百餘年的歷史和最近的世界大勢告訴我們，這並不是一件希奇神秘沒有根因可尋的事：

十七世紀的歐洲，是由行將崩壞的封建制度而進於資本制度的過渡時期。中世紀壟斷把持和封建政治相依爲命的基督教，已不爲新興資產階級所重視。而同時又因當時的生產事業仍是以農爲本，除了工業先進的英吉利而外，只有小規模的工業，並且有好些國家的工業，仍擱淺在家庭手工業時代。換這樣帝國資本主義條件沒有完成而且僅在萌芽期的歐洲，尙無遠向東方進展的企圖，自用不著基督教。

十八世紀的初期，歐洲的資本主義已畧備雛形，因爲蒸汽的發明，家庭工業漸就崩壞，自十八世紀的末葉至十九世紀的初期，已完成了空前的產業革命。但發見了新大陸，宰割了南非洲印度海洋洲，而向極東發展，尙未成爲必要。沒有後盾的基督教，任你如何提倡，決沒有進步的希望。所以明末清初的時候，以堂堂專制君主之保護，仍是效果極小。

到了十九世紀的中葉，產業發達一日千里，科學也進步極快。一八三八年已有橫渡大洋的汽船，一八四〇年，更開始了空前的鐵道交通，工業發達得交通之助，完成了世界經濟制度。美洲、非洲、澳洲和近東亞洲的市場已不够，經濟的帝國主義，勢不得不闖入鼾睡沉沉的中國！而他們進行之第一步，更不能不利用從前唾棄不顧的基督教，來做他們進攻的先鋒隊！

我們從這一點，可以看出鴉片戰後中國基督教勢力之所以能猛進，並不是一件奇怪的事。從戰後列強對於要求傳教自由之盡力，愈足證明上面那話之不錯。

鴉片戰爭失敗，締結南京條約。帝國主義闖入中國的初期，對於協約的明文，雖尚不敢強迫中國加入保護基督教的條款；但一八四六年——道光二十六年——清宣宗皇帝所下保護天主教士、發還教堂地土的上諭，不能不認為受了鴉片戰敗的影響。

還有一件極值得我們注意的，即一八四三年以前，中國境內僅有舊教徒的踪跡，其時新教雖已東來，祇不過在東印度羣島和海峽殖民地一帶的中國僑民間宣傳教義，尚不敢貿然來華；但是鴉片戰後，情勢乃大不同，自南京條約締結之次年——一八四三年——他們在香港開第一次宣教師大會，決定對華傳教實施方針後，便開始實行向華發展，到了現在，他們的勢力，早已凌駕於舊教之上，成了基督教對華侵略的中心了！追本窮源，實為鴉片戰爭所賜？

這些不過是帝國主義初期進攻的結果，已暗示我們說：『侵略與基督教結有不解姻緣』。若再看以後進行的步驟，更加顯著：

一八五八年的英法聯軍，爲帝國主義向中國進攻的第二期，這一次的天津條約，老實不客氣地強迫將保護基督教的條文列入了！中英條約之第八款說：

『耶穌教、天主教原係爲善之道，待人如己；自後凡有傳授習學者，一體保護；其安分無過，中國官吏毫不得苛刻禁阻。』

從上面的語氣中，可看到帝國主義的列強對於基督教的保護，是很著重的。什麼『一體保護』，什麼『毫不得苛刻禁阻』，所爲的是什麼？

中央條約，尙是一種含混概括的規定，遠不及中法條約之嚴密苛刻。中法條約第九款說：

『凡入內地傳教之人，地方官務必厚待保護；凡中國人願信奉天主教而循規蹈矩者毫無查禁，皆免懲治……』

傳教士乃得深入內地，橫行直撞，包攬訴訟，欺侮平民，引起人民之反動，帝國主義的國家，就好藉口進行其侵掠。

法國在一八六〇年，又強迫我國訂中法續約，其第六款說：

『應如道光二十六年正月二十五日上諭，即頒示天下黎民，任各處軍民人等傳習天主教；……任法國傳教士在各省租買田地，建造自便。』

這樣，傳教在內地就成爲一根深的事業了！傳教之根越深，人民之受壓迫就越利害，反動之力就越大，而帝國主義越有所藉口。

不但如此，一八九七年美國公使丹培答覆甘肅教士要求在華經營業說：

『現在外人在內地營生。尙無條約規定，惟實際則外國教士可操尋常職業。……』

傳教者可設印字館、訂書局、職業學校、工作所、商店、藥房等……』

看這幾句話，就知道傳教是經濟侵掠之一部了！外國公司在商埠侵掠還不够，要教士在內地帮忙，非至中國全部血肉被吸盡不可！可怕！可恨！

以上都是從條約上、外交上，看到帝國主義對於基督教保護利用，不遺餘力；帝國主義向中國發展一天，基督教勢力也隨着伸長一天。但同時從他方面觀察，也可看到帝國主義的每度進攻，沒有一次不是基督教做他們的導火綫。

(一)一八五八年英法聯軍，破天津，入北京，燒圓明園，清帝出奔熱河。戰敗的結果，割九龍，擴充租借地七處，賠款一千六百餘萬兩。這是由於法國藉口廣西殺了二個法國教士。

(二)一八九七年德國派艦隊強佔膠州灣後，各國紛紛向華要索，於是俄租旅順、大連，英租威海衛，法租廣州灣，各國更強割勢力範圍，中國已兆瓜分之局。這是由於德國藉口於山東曹州殺了二個德國教士。

(三)一九〇〇年義和團之役，更顯明是中國人民不甘教徒虐待的一個反動，遂演成了八國聯軍包圍的痛劇！城下之盟，賠款九萬八千餘萬兩，斷送了國家命脈之關稅主權，使中國受着永遠不能解脫的無形束縛！

總之：帝國主義的發展，同時也就是基督教勢力的發展，而教案之發生，又是帝國主義利用以發展勢力的好題目。雙方步驟，一致不亂。

再從反面證實，佛教倡始於印度，隋唐之際方才發達於中國，再由中國而傳於日本；中國之知佛教，實先於日本。爲什麼庚子聯軍以後，日本公使居然向中政府提出准許日僧來華宣傳佛教之要求？一九一五年用哀的美敦書所迫訂的二十一條，爲什麼也列入允許日僧傳教之一款？該約明文說：『中政府允許日本人在中國境內布教之權』。這不過是抄襲歐西帝國主義侵掠之老文章，要利用傳教做侵掠之手段而已！

中國受基督教之厚惠已經够了！割地賠款……都是基督教到中國來所賜給我們的！我們爲國家計，不得不起來反對基督教！同胞呵！請你勿忘記『基督教在最近八十餘年間協同帝國主義侵略中國的一件一件的驚心觸目的事實』。

近代的基督教

蔡和森

一 資產階級反對基督教時代

十九世紀以前，無論加特力教或基督教，都是『君權神授』說和貴族階級的護身符；所以當時新興的資產階級對於貴族階級這種無形的壓迫工具，攻擊不遺餘力。十八世紀末，資產階級攻擊宗教最有名的代表約有三批：第一批爲福祿特爾、盧梭、屠爾閣；他們雖極力反對天啟的宗教，然而還不敢根本否認上帝。第二批爲狄洛、墨特黎、黑費鳩斯、霍爾拜施；他們攻擊宗教，比第一批更進一步，漸漸入了無神論的趨向。第三批爲唯物論感覺論的哲學家加彭年、梅恩、皮芳、冉芳它，他們都是主張革命的宣傳家；公然演譯他們的學說，應用各種已經發明的自然科學，把基督教和加特力教的立腳點根本推翻，把上帝的觀念打

得烟消雲散。於是貴族階級的權威日落萬丈，資產階級革命不久就成功了。綜合以上三批攻擊加特力教和基督教的工具就是理智；拿以米來代替宗教的東西，就是資產階級自由主義中的自由、平等、博愛三大要素。

二 資產階級利用基督教時代

原來政治宗教都是每個時代的支配階級用以統御其被支配階級的工具。資產階級革命後，既把專制政治的形式變為民主共和，自然也可以把天啟的宗教變為理智的宗教。假使自此以後，在資產階級的統治下面，真能任人們由『理智』推論或分析人爲界的現象，真能以人世的自由平等博愛代替死後的『天堂』，人類誰不歡迎呢？可是資本主義的事實，完全與他的教義相反：資產階級的特權，完全建築在不平等不自由不博愛的掠奪的經濟基礎上面。日日由他們掠奪工人、壓迫工人、壟斷生產手段和全部勞動生產品的事實，就可證明他們所標揭的自由平等博愛之爲騙術了。在資產階級未獲得政權以前，這三項自由主義的標語，還有『半上帝』的魔力，可以驅使工人階級贊助他推倒封建制度；可是在他登台以後，所謂自由不過是資產階級的『掠奪自由』和『買賣自由』，所謂平等是形式的平等，無產階級在經濟上分配上絕無平等可言，至於『博愛』更不待說。到了這個時代，自由主義的三標語，不但不能組成資產階級統御無產階級精神的新宗教，而且根本的赤裸裸的被無產階級揭破他們欺人的假面具，惹起工人們無限的反抗和糾紛。於是資產階級就不得不利用他往日所反對的基督教，來消磨工人們的革命反抗精神了。資產階級專政後之利用『上帝』，也和他利用『君主』一樣。『君主』和『上帝』，在十八世紀時，都是資產階級所拚命反對認爲不兩立的；

但是一到十九世紀，無論在英、在法、在德，都成為資產階級對付無產階級必不可少的傀儡和魔物。故自十九世紀以來，君主立憲和民主共和是並行不悖的；科學思想和宗教迷信也是並行不悖的了。

三 資產階級信仰上帝的根源

資產階級開始本是利用上帝來馴伏無產階級，但久而久之，又漸漸信起上帝來了。資產階級信仰上帝的原因，在他們所謂『自由思想』的領域內不能說明的；要說明他，非從他的經濟地位上找根源不可。資產階級自從專政集產以來，他在生產上不僅沒有體力的作用，而且漸漸的連腦力的作用也沒有，一切管理、計策、登記、經營，都委他們所雇用的智識勞動者了。故自大工業發達以來，資產階級在生產上即已成為『寄生階級』，除了專靠他們國家底制度、法律、軍警以掠奪工人的勞動結果外，驕奢淫逸，一無所事。工人勞動到死不免於饑寒；他們呱呱下地即可得着幾億幾萬的遺產。他們生長在這種莫明其妙的不勞而獲的幸運中，享受治意之餘，就不由他們不想起有上帝這個東西的存在，對於上帝就不得不起豐富的想像和感激了；不然，他們將自問：『沒有上帝，我們的幸運從那裏來呢？何以我們生來就這樣的幸福呢？』這就是資產階級信仰上帝的經濟根源之一。此外還有一個原因，就是資本主義經濟生產的紊亂，資產階級在這種紊亂狀態中自由競爭，愈競爭愈紊亂，因而惹起定期的經濟恐慌。這種恐慌乃是社會的生產力對於資本主義的財產關係起大叛亂。然而資產階級利令智昏，對於這種不幸的命運之來，也以爲是上帝命定的。這在近世科學技術發達的時代講來，真是笑話；然而這種笑話，在資本主義紊亂的經濟關係中是必不免